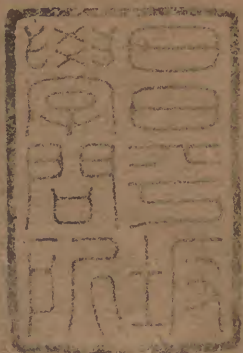


續史官見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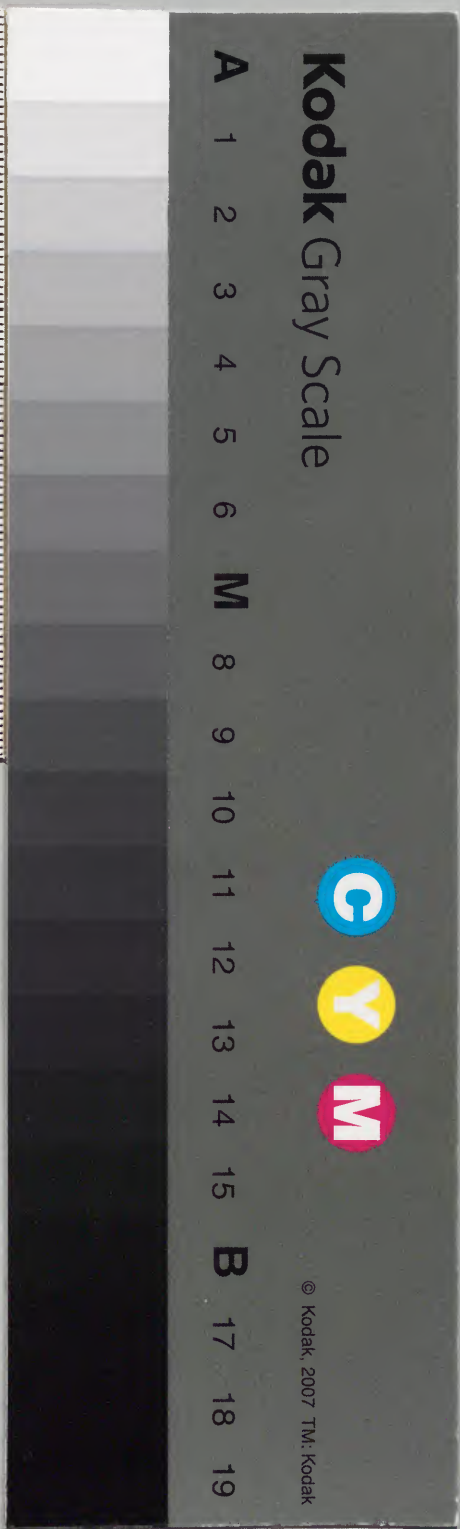


二〇	一三〇	二四〇	漢書門
架	函	號	類

五七	二四	漢
函	〇	書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 ( 18 )
函號	297 145

十八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七

淺草文庫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昭宗下

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者被殺乎曰宅家叔兄建擁十一王至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  
宅勿與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

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  
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弃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

論昭宗舍河東之吉從善

昭宗

昭宗

讀史管見

卷之二十七

一



受韓建迫脇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蟲。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弒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扎瘥夭闕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

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宋本起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宋本此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媾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無詞著誓。



論李克用語  
大抵質實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陳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所以為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質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為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為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竊傷社稷為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為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高昭宗斥逐

張道古謂上不知為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

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夫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光化元年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輯睦以子廣客張有子為宣慰使賜克用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論李克用之心終君子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故及張延



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福迫佻倭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意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李罕之求於克用克用曰吾欲求帥別寧克用曰先已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別寧克用曰先已  
奏用蘇文建令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

私於盖寓寓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待罕之不為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恥效其所為是也而待李罕之則不為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靳而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之時也幾會屢失坐喪境土由量不廣也盖寓為克用謀主而不力言何也

寓權與克用侷朝廷賜予鄰道賂遺與克用均以

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  
有度量言於上曰官官之弊誰不知願其替其可碎除崔胤諸  
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搏

致堂先生讀史  
管見卷第六  
十九昭宗下



論王搏暗於  
度君冒於居  
位

綱目全錄其

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  
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罪惡貶崖州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  
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  
昭宗之急促消姦變之亟生已為崔胤所擠置之  
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  
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  
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  
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和全忠結婚  
而還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  
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  
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  
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  
遠一愚也舍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  
鎮晉既通好勸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

論張澤為王  
鎔謀若智而  
愚  
綱目全錄其  
文



公家

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  
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  
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

述等會十月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乃詣中書

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崔胤等請

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士于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

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論宗不善處困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

為中外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

在易之困曰：困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剝，上

下皆揜於陰，為所傷害，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

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

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必不可拯

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焦焦，味徐說之義

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

炎火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

樂飲而沈醉也。左右宦官，素有仇敵，伺釁日久，乃

綱目節錄其



以曩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蜀季述領帝於少陽院進書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案此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論李愚失言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

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憑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闕消散禁衛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

綱目錄其文

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矣前日肆其凶虐

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反正案此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

主左軍扆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

兩日召李繼昭三人謀皆曰各生多變不如歸北司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

為軍主也上謂胤扆曰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

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

論昭宗怛中而不信人



於天下事無所不統况兵權有國之司命而不可預知乎昭宗因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當與謀乎盖昭宗天資僂淺怛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自免况危亂之日乎

綱目節錄其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李康卿亦重榮之莫事朱珂而請全忠之握手獻款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獻款既而潛殺之

論朱全忠終始一賊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



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最其事之美者。收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美者尚爾，自餘何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伺察其事胤密謀上不知覺也。

人主不讀史之害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之遐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



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永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

韓建迎謁全忠責之將曰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

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斬巨川，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

他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為本

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太皞之墟，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

則全忠賊智著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今

乃知李巨川所為，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者，誰歟？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

獨免，小人之幸，非常理也。

全忠攻河東克用遣存信逆之汴軍取慈隰冷三川圍晉陽自是克用問幕府以聚眾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

一年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七  
不敢爭奪累年若累年 强不由衆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  
兵務農定亂選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  
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則富强矣

論益寓失策  
綱目節錄其  
文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庠見矣李  
克用所咨决者盖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  
發盡用其言於保河東何有盖寓有失策者勸克  
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  
於貴近不從寓宜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  
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岐華駐師

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董  
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  
所在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為私橐以長安  
為公家使蒲陝連衡東寇不得西畧非惟王室奠  
居李氏之霸基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  
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執敲朴以鞭笞所  
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謀不遠故歟  
命韓偓草詔範制俛上疏論茂貞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草麻子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請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  
偓草制俛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七 十一



論人君聽言之要術

姦邪朋黨宛然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纔兩人而茂貞以朋黨目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斥為輕薄之魁又怒裴樞斥為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為道孫志者為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

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論韓偓賢者

小人逐利雖錙銖圭撮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相為汙已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謂上之請別去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二年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濱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珣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汭不聽。

行未至鄂州

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

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為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千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黽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為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眾，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

論成汭貪之為害

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



勵精爲治。撫集彫殘之智。晝然昏蔽。貪之爲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案詳寧國節度使田頽。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歛。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頽。頽怒。遂有叛志。

論楊行密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田頽求屬池歛。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頽也。然頽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已。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

憤爲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高勗戒楊行密漁利。頽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

求伎之禍。亦可爲監哉。

山南東道趙匡凝遣兵襲荆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時諸道多不上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於是時

論二趙之忠



天祐元年

論崔胤不擇交不慎始

言史卷三十一

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

清召募全忠知其意曲後之

名本

既破茂貞遂有篡奪

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

可假非其人為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為，既去位又何槩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疾茂貞耳。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



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也。一

韓偓曰汴兵若來必于岐兵闕於關下臣切寒心但愀然憂沮也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

十月全忠大舉兵度大梁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

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因泣下霑衿左右莫能仰視

此章宋本在崔胤清書官之下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

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

與子之人不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

賢哲衆建諸侯以夾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

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

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義之訓君

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智多力者

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

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是故傳

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

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

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隕于車中

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詔也

論敬之一字  
道極治原



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糗也。皇泰王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為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獸。侈于土木。酖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

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恫。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



不常其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  
易曰、不恆其德、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  
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所以至於  
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躬不閱、皇  
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小  
人之情、非惟全忠不能全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  
遠矣。宋本全忠

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

起走、史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太子、即

位、全忠聞變、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

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

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

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

欲蓋其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

莫得掩、奚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

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然亂臣賊子、必



為掩蓋之文于以見良心不忘特為利欲所蔽也  
 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人圖之日  
 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弑君之為惡是良心  
 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  
 則為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  
 間而已可不懼哉為全忠計者既下韓建服李茂  
 貞經理長安綱末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  
 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既授亦不容釋矣如  
 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弑之惡誅討之罪

豈不善乎史太手刃昭宗猶成濟鄧扈樂也致之  
 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  
 自以為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乎友恭臨死  
 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二年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  
 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宋本此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  
 所不快者獨孤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

論柳璨自罹  
 人殺之禍



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慧殆為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醜夫豈天意故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纔瞬息之頃天事常象可不畏哉

宋本亦高拱國浩有天事恒象字宋本忘非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

知制誥司空圖居五官谷柳璨以誥云宋本

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可放還山

失儀放還山宋本

唐末進退不汗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龜勉就列安能為墜笏失儀之狀迹近而意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處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于世詩未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君

論司空圖進退不汗

六



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

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烏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為雍容不遽者凡五六年間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

王  
堯舜堯舜文  
堯舜堯舜文



能蓋其劫脅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為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為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跡之徒以分均為仁出後為義為盜一也全忠其臚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頰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日放桀武勝殷即日殺受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

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猿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逐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宦官所立者九焉為所弑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弑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為美慕而行之淺者則文皇耳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



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蹈躄、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身而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罹戕

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



致堂先生讀

史管見卷第七十 後梁太祖本

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  
得而見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天位可無天  
德哉欲成天德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  
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哉

太祖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  
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

梁開平元年

全昱良  
心不亡

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憚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杯必以貌詭積而至  
於竊國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  
也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  
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  
溫為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  
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色  
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  
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



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修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礪山。安能免乎。此可為有識無斷。臨罟獲陷。穿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遺書李克用書讀王約宋本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與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宦

綱目節錄其

論李克用甲於當時方伯

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

唐既亡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宋本鼎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為爵。自漢失之。苟稽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為晉盡力。



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為唐效死以明志奄豎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循以有功日望為相帝薄其為人敬翔亦惡之敬翔言於上曰循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宋本詔勸令致仕

蘇循之罪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温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恥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舍

目錄其文

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已謀其罪比之温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

子守光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其父劉守光自稱盧龍留後自稱留後遣使請命以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論亂賊所見 相同

賊之相比非固為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温戮君篡國必容已也温既從其欲仍升之為宰相夫



以狡黠之資，豈不知瀆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焉。若朱温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士卒多山逸帝乃命文其面以記軍籍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論黥面者五虐之法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刑，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

綱目節錄其

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為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為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為？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為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論司馬通鑑以成敗論事

司馬氏自以為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



而不要義理  
之實

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為正矣。梁晉交爭而書  
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為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為興復漢室，其人  
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  
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  
為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  
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  
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  
人心矣。

二年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為子，寵遇  
如真。昔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  
假子存顯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  
存顯流涕誅之。存勗小字亞子。

論取異端為  
子之愚

莒人以外孫為郟後。李園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  
以邯姬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  
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  
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  
末流乃有養異姓為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



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奄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為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僮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捨攘馳驚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為子是曾不為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勤勞克有土宇若非李存顯謀泄則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鄆垂訓之義遠矣以

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温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他人

取妻私子立為胤嗣者民斯為下又奚責焉

晉兵直抵夾寨梁軍潰帝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

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温所憚獨先王



論李存勗命伯禽之事

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法宜書子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葬茲父出會於法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峭為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母

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盖有以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惟有門庭之寇存立上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為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奔突遇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而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夫豈



綱目節錄其

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譏其以喪服從戎，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

戒切矣。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盜刺之。入室將舉手，可求知不

遣盜刺

可求無懼色，盜見其忠，不忍殺。

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

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

論嚴可求三蔽不作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

故佛氏以了死生為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微無礙，而嚴可求非有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為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人

論徐溫之言  
類仁人君子



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温之意有見於此此特  
 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祝桓  
 靈之黨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  
 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  
 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温所言有類  
 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  
 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朱友寧妻訴夫因王師範死帝遣使執洛陽族之弟  
 帝之未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  
 降帝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為右金吾上將軍友寧

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  
 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  
 之死者二百人

論篡弑之賊  
 不善終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  
 所載自温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  
天石宋本  
 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高矣遠矣雖漢唐猶  
 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



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弑奪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愬。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為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

宋本因醉及之。清誅之云。

諸將忿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宋本及之字擢為滁州刺史。

論徐溫賢於鍾泰章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為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志功失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溫忽遺於始。而悔不齊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乃退。



論晉王不當  
救援劉守光

綱目節錄其

三年

劉知俊不  
圖於岐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七 三三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弒君  
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  
父奪位之罪也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  
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  
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  
朱溫所為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  
俊懼遂奔岐  
不自安遂以其州附於岐案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  
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  
已終亦必亡而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為水火者晉  
也岐蜀豈其疾哉况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  
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  
而殺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梁之愈哉  
帝謂羅紹威使曰為我彊飯若有不帶者  
鄴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  
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  
日慎一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

論朱溫貪無  
紀極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七 三三



望十年乎朱温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地而壽者，非人身能制壽者之數也，係其稟之有修與短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修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使壽者天天，壽然則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各遣使告晉清合兵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師會之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論周德威定難之行不審

四年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為之遣師，德威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國之道踈矣。

綱目錄其文



梁兵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周德威曰賊欲平宜待其衰晉王曰三鎮烏合利在速戰王曰賊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思之遂退保高邑

論晉王不善將將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鑿乃

編目全錄其文

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乾化元年

燕王守光欲稱帝自晉王欲代之諸將請陽為推尊先誦鎮定尊已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論晉王欲伐劉守光為正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



綱目節錄其

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為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為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伏羲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眾。而後可。獨無河南之慮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

二年

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相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恥。竟鬱鬱多謀。念宋奔。  
 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論朱全忠據其所據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詐力信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為間諜所走。或為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爽。皎厲之智。浸成昏



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祇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為帝王之法也。

有加帝思李思安云

帝至武陟，案魏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歲李思安供饋之闕，貶柳州司戶，案武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州，賜死。

以供  
刺史  
武殺長  
不辦者不  
同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為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饗餐之醜，直巨盜耳，苟



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修縣、史建塘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

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

而遁，修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

不勝悲憤由是病增劇

論朱溫為村民所逐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為比，地中有水為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為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為雄，民無定主。所見者，培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為村民奮鋌。



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十有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

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帝亂交文婦欲妾文為太子友珪不自母斬門入刺帝帝奔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

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

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儂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

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繞柱三

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

不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楊廣安祿，山史思明，朱

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

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又况

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甚乎？其詈友珪曰：汝悖逆

如此，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誤國賊。嗚呼！

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

臣賊子，亦宜以為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

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論朱溫窘迫  
之狀猶昭宗



致堂先生讀史

管見卷第七十一

均王

三年

表象先帥禁兵突入宮中友珪自到均王友貞即位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歷年號復稱乾元三年

論朱友貞子道無負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弒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暱弃勳舊自取顛墜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恥

之事理必當為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為荒淫

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

擇一立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

衍相最貴蜀王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請疾請

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

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

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

論潘炕先見宗衍不克負荷

讀史管見

卷七十一

四



宗猶難之、於建、奚、責焉、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避徼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避、殆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炕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鵠哉。戚夫人事 宋本於右旁 細書四字

張彥謂晉王語之曰汝雅有功於我不得以謝絕人 宋本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之、軍中大服。

梁貞明元年

論晉王天資之英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功、斬張彥之舉、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明君猶或難之、魏為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首而撫其餘、雖叔孫昭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宇內、為賢主耶、



論朱友敬以重瞳而作亂友貞疑兄弟而亡宗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作亂帝由是云云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踈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宋本云後猶當鑒况覆轍相

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

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

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為恃相貌圖非分

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

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

威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友

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王人

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三年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王檀襲晉陽安金全擊梁兵晉王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

策非已出不復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

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已策

非已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

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

論晉王不改夷狄之性



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畧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恥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三焉

論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

為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齊本

初韓延徽為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

帝以為相

論韓延徽不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儻憂見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其



三年

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  
於張礪亦云。

晉王政事一委監軍張承業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

錢捕博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

先王顧託誓為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

盡人散耳曹大夫人聞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

太夫人公為我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

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

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承業可  
侍師法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

以為內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

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與

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

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欲使分過終

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祿者愧

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齋宮之刺故郡之

徙投河之窘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

綱目錄其文

四年

續史管見

卷二十一

四



論唐貞觀租庸之法可行

口錢宋李元子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請蠲丁口錢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强

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為甚於是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謠善為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敦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徵孰重孰急緩本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

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為國者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為兵髡平人以侔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為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挑戰曰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

論李存勗不知監秦之失



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

綱目全錄其文

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周德威戰死。事謂源本知晉王所之。晉公以吾為死邪。事本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

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

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為死耶。待之稍薄。

論晉王冒險  
利矢將喪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綱目節錄其

五年

論徐溫出休  
兵息民之言

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怊怊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乘勝東襲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怠於攻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夫失祖宗所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義之兵，伎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讐恥，義所當為，則一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伎求不義一槩蒙之。



六年

論徐溫名守臣節實用主柄

不如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案宣王即位宋本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甚溫議立嗣或以君當自取為言溫正色曰  
 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知詰之篡其愈幾希為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吳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

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景龍德元年

蜀吳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

論張承業有子房孔明之



不巳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

完一本

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

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羣雄所服，

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

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

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

矣哉。

王處直養子都，都養子郁，郁養子都，都養子直，直養子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便佞多詐。處直欲

以為嗣，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



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賄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邀求為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為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論上忘軍政之本

王者一嘖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婚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為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孰為大存勗既為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卹焉今不赦文禮而

目錄錄其

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父戒天下之為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勗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二年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眾而南王都求救於晉宋廷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宋廷遂大破契丹

論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



綱目節錄其

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都殺之。復立處首一本。郁為帥。則軍政修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寬政戊午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五十二



